



龙人作品集·奇功异学系列

天绝

江

浩月

龍人著

伍

龙人著

# 灭绝江湖

卷五

奇功异学系列

## 人物介绍

**南官或：**江南第一武林世家南官世家少主，为人放荡不羁，以上古后羿射日神箭所铸“后羿剑”行侠江湖，被称为“后羿剑客”。因卷入江湖几股邪恶势力纷争，重伤之余，得武林异人相救，并习得绝世武功，力挽狂澜，使邪恶势力阴谋败露幻灭。

**南官伐：**南官世家家主，南官或之父，被邪恶人物及其弟南官铜所害。

**长孙无影：**二十年前名震武林的“沧浪楼”楼主，因被属下所害，身中巨毒，武功尽失，易名陈老药避居荒山，后遇南官或，传其“天剑”绝学。

**解百木：**神医解千草之子，南官或之友。

**皇甫小雀：**“刀尊”皇甫皇之女，南官或的红颜知己，因家逢大祸，被其父送至南官世家，后与南官或行走江湖，被邪恶势力所擒，倍受凌辱，最终与南官或结成美好姻缘。

皇甫皇：皇甫小雀之父，沧浪八卫之一，因怀“灭绝剑谱”，被无面人所杀。

裴莺：神秘“银面人”，南官或大醉时，与其结下合体之缘，裴莺因此亦深爱南官或，因被人以药物控制，最后毒发而亡。

柳如风：沧浪八卫之首，因为绝世武学“灭绝剑谱”，施毒谋害楼主长孙无影，后化名神医解千草，设置各种阴谋诡计，对各持一份剑谱的沧浪八卫一一诛杀！

墨山水：沧浪八卫之一，青城派掌门，因想获得“灭绝剑谱”，劫持凌辱皇甫小雀，最后被南官或所杀，青城派被邪恶势力“死殿”覆灭。

阿羚：长孙无影孙女，精通医理，因数次相救南官或，对其产生爱慕之心，后为南官或而死。

全风云：沧浪八卫之一，因身怀一份灭绝剑谱，与疯尉迟、仇九天、郁道僧等三人在二十年后无故死亡。

边长白：沧浪八卫，二十年前死于剿灭“仇天殿”一役。

## 目 录

第一章	防不胜防-----	1
第二章	百思不解-----	16
第三章	极怒攻心-----	32
第四章	孟焦双剑-----	46
第五章	第一世家-----	60
第六章	反间之计-----	78
第七章	智诱逆贼-----	92
第八章	欺世盗名-----	107
第九章	剑道之巅-----	121
第十章	邪不胜正-----	142

## 第一章 防不胜防

二个时辰之后，离苏州仅剩三十里路了。

如此狂奔七十多里路，又是扛着一个人，南官或也已渐渐地有点累了，离子时尚有三个时辰，时间是绰绰有余，南官或便将阿羚放下，稍稍休息片刻。

阿羚被南官或扛着这么一路颠奔，似乎比南官或还累，坐在地上，好半天才喘匀气息。

她喘息着道：“你真的相信那个塌鼻子的话吗？”

南官或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得防患于未然，如果南官世家出了事，而作为少主的我竟不在场；那如何说得过去？此去苏州城也不过是三十来里路，我们定能在子时之前到达苏州，到了苏州，我先将你留在我的朋友那儿，然后再回家中看看，你看如何？”

阿羚知道他是担心同自己一块儿去南官世家有危险，所以才将自己送到他朋友那儿，虽然她不愿离开南官或，但如果在危险时刻自己还在南官或身边，便可能会牵累南官或，“黑无常”便利用了这一点，差

点废了南官或的一只手臂，幸好冒出来一个玉清散人，才退了“黑无常”。

于是，她便点了点头。

今夜的月亮挺大的，但因为云雾多，所以月光并不亮，朦朦胧胧的。

就在南官或准备上路之际，他们二人突然听到西边的一条岔道上有急促的马蹄声！

是谁，如此黑夜还在急促地赶路？

蹄声如风，疾卷过来，把宁静的黑夜踏得乱作一团。

蹄声在三四十丈时，南官或听到一声大喝：“小子，再跑二里，你定将会毒发身亡！”

没有人回答他。

南官或心中暗道：“看来又是江湖仇杀。”

一个苍老的声音道：“只要你交出东西来，我们就放过你！”

“你”字落时，已有一匹白色的骏马从南官或与阿羚身边掠过，带起了一阵风。

马上伏着一个身着黄色罩衫的人，因为是伏在马背上，所以看不清面孔。

阿羚心道：“他一定是受了伤，才这样伏在马上吧。”

少顷，更乱的马蹄声逼近，六匹劲马排成一列，

如利箭般向这边射来！

这些人与前面的黄衫客相距不过二十丈。

南官或突然听到了利刃划空之声！

当然，这声音并不是朝他来的，而是向黄衫客飞驰而去，南官或看到空中拉出了一道银色的光链！

二十几丈的距离，竟能射出如此疾猛的暗器，着实不简单！

黄衫客似乎也有些察觉了，迎着利刃划空之声反手一挥，他使的是一把单刀，刀的去势倒拿捏得准，恰恰迎向那缕银芒！

“当”的一声响，同时，便已听到追击之人的纵声大笑，笑声就在南官或的身侧。

然后，又是一声长长的马嘶，黄衫客身下之马已如人一般地立了起来，又轰然倒地！

在马倒下之前，黄衫客已跃离马背，飘身落下。

落下之时，他一个踉跄，显然是伤得不轻！

后面的六个骑士飞射而上，转瞬间黄衫客已被团团围住！

南官或不知他们都是什么来头，更不知他们为什么事追杀黄衫客，所以也不便如何。他悄悄地把“后羿剑”向后放了一些，低声对阿羚道：“江湖中人是忌惮别人介入他们的门户之争的，你要故作未听见他们所说的话，未看见他们所做的好事。”



阿羚以更小的声音道：“恐怕不是门户之争吧？他们不是要前面的人交出一件东西来吗？”

南官或点了点头，不再说话。

六位骑士已跃离马鞍，六匹马显然是训练有素，立即跑开，在不远处圈作一圈。

一个苍老的声音道：“连我的‘子母梭’你也敢以刀硬磕？”言语甚是得意，说罢便是一阵狂笑。

南官或这才明白为什么黄衫客一刀磕向那银芒，明明已经磕中了，为何跨下之马还会倒地不起，原来是暗器有些古怪，既然称之为“子母梭”，想必是用力磕击此暗器之后，便会启动其中的机关，从暗器母体上再分射出细小暗器，不知情之人自是难免为之所伤。

而且，看样子“子母梭”上还没有剧毒，否则那匹马不会那么快便倒地身亡了。

众骑士围着黄衫客，却并不急着动手，大概他们认为黄衫客已是瓮中之鳖了。

一个蒙面人沉声道：“你挺不过二刻钟了，快将东西交出来保一条小命！”

黄衫客终于开口了，大概是因为受了伤的缘故，声音颇为古怪，嘶嘶作响：“我爹的东西，不是已被抢走了吗？你们为何还向我要？”

另一个蒙面人道：“那一本剑谱是假的！瞒得了

别人，但别想瞒住我们死殿中人！”

南官或听到这儿，不由大吃一惊。

让他吃惊的不仅是无意中又遇到了死殿中的人，更让他吃惊的是那黄衫客极有可能是解百木！

这如何不让南官或吃惊？

他赶紧四下一张望，看到左侧有一块巨石，样子有些狰狞突兀，便低声对阿羚道：“当我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时，你立即隐入巨石底下，明白吗？”

阿羚有些惊讶地望着他，她不明白为什么南官或会这么说，看样子似乎他要出手救人似的，但她还是点了点头。

此时，只听得黄衫客以怪异的声音道：“我从来就不知道我爹就是柳如风，更不知他身上有什么剑谱。现在，别说我并不知剑谱在何处，就算我知道，也不可能告诉你们这些人渣的！”

“人渣？哈哈哈！”一个蒙面人仰天长笑：“说得好！我们很欣赏你在如此情形下，还有胆量对我们说这样的话！难道你不怕死吗？”

南官或听他们如此说话，已断定那黄衫客正是解百木，只是声音一点也不像了，看那身形，倒像是那种清瘦之人。

当下，他便悄悄地从地上拾起几颗石子，扣在手中。

此时，只听得解百木平静地道：“不该怕死的时候，我便不怕了，而现在正是应该不怕死的时候，你以死来威胁我，是不可能得到什么结果的。”

那个苍老的声音道：“小子，你以为死那么简单吗？告诉你，我们有三十种方法让你连死都死得不安份，让你恨自己为什么要来这个世间走一遭！没有这点手段，我们还称什么死殿！”

解百木的声音仍是很平静：“动手吧，再不动手，待我毒发身亡，你们就没有机会在我身上试一试你们折腾人的手段了！”

南官或不由暗道：“老弟，好样的！不愧是我南官或的好兄弟，不过这次你是没有机会尝他们折腾人的手段了！”

他认准方位，对阿羚轻声道：“注意了。”

阿羚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。

南官或暗运内力于右臂，然后疾然弹出一颗鸡蛋大小的石头。

石头在空中飞行时没有丝毫的声音，到了三十几丈开外，突然碎了，迸射开来，“沙”的一声响，撒在一片灌木丛中！

“死殿”中人立即霍然向那边望去！

阿羚立即借机弯着腰向那块巨石隐去！

待众人惊骇地看了一阵子却一无所见之后，转过

身来，便已看到场中已多了一个人。

这人正是南官或。

南官或向解百木看了一眼，道：“兄弟，还能挺多长时间？”

解百木头发凌乱，一脸血污，连脸都看不清了，他一见南官或，立即惊喜地道：“怎么你会在这儿？我，一时还死不了，他们不是说我还可以活一刻钟吗？何况我解神医的名号也不是白叫的，服下的药还能助我挨上一段时间。”

南官或道：“够了，这么多时间，我足够有机会把他们折腾得忘了自己是姓什么的。”

二人如此一问一答，似乎全然已忘了身边还有六个虎视眈眈的人。

一个蒙面人冷喝道：“你也来陪葬吗？”

南官或平静地道：“你第一个死！”

那个声音显得极为苍老的人暴喝：“好猖狂的野小子！”

南官或看到这人颈上长了一个肉瘤，这么一吼，肉瘤便一阵颤动，面目颇为可憎。

南官或道：“你是第二个死！”

一个长着满脸络腮胡子的人狂笑道：“还是把第一个死的荣幸让给‘怒鹰’我吧！”

话音未落，已是“呛啷”地一声暴响，一杆长枪

如毒蛇般狂吐而出，疾然扎向南官或前胸！

南官或的身躯如鬼魅般疾然闪动，竟不可思议地从如急骤之暴雨般的枪影中穿掠而出，闪至“怒鹰”的身后！

未等他转过身来，便已觉得手中的长枪突然一阵奇热，根本无法把持！

长枪脱手而飞之时，他的后背已被南官或的剑扎了九个剑孔！

血如泉水般喷涌出来！

南官或叹息道：“没想到这世上还有人要抢着先死的，也算是难得了。”

解百木有些吃惊地“啊”了一下，道：“想不到你的武功已精进不少！”

南官或道：“我倒要看一看还有谁争着做我第二个剑下之鬼！”

没有人回答他。

但已有一把板斧从他身后袭来，悄无声息。

能将板斧这样的粗犷兵器使得无声无息，那也极不简单了。

这是一把极为平常的板斧，短木柄上纹理粗糙，凸凹不平，斧面的钢质呈乌黑色，无甚光泽，只是斧刃倒还锋利，不过，再怎么看，也像是一柄普通的砍柴斧头。

斧头来势不快也不凌厉，但南官或已感到一种蕴藏着诡异变化的威胁和不易揣测的声势。

剑锋眩亮如石火骤映，“当”的一声脆响，“后羿剑”已顺势将斧子挑开，寒芒一溜，眩目无比，反撩而上，直扎那人的左胸部位。

斧刃横挑！

南官或已翻掠而起，“后羿剑”寒焰迸射齐挥，像是凭空爆裂了一枚寒冰！

使斧之人挪掠之身法堪称一流，进退攻守颇为从容。

南官或心中暗道：“怎么这人的武功比前面那使枪者要高明出一截来？”

他冷哼一声，轻喝：“你便是第二个了！”

“后羿剑”如一条矫捷的银龙，突然划出无数眩目之光弧，光弧中似乎有云雾在浮沉，有风雷的响声在涌动。

然后，光弧凝然聚成一道成型的光链，暴射而出，快得仿若掠过苍穹的流星。

一剑竟似无终无绝，火芒迸射之处，如影随形！

使斧之人的斧刃起落如风中残云，全然没有了先前的从容不迫，这怨不得他，因为南官或的剑已逼得他无法从容了。

寒芒闪眩之须臾间，使斧之人的左臂连同他的半

张脸削抛而飞！

血雾随即弥漫于冷瑟的空气中，带着一种微甜的腥味。

南官或卓然立于风中，淡淡地道：“第三个是谁？”

“是你！”说话的是其中一个蒙面人：“我‘掘坟客’多年未替人掘坟，今天便要重操旧业，也不知手生了没有。”

他使的是一柄方便铲。

但他的方便铲比一般的方便铲要大的多，一头之铲刃如弯月，一头铲刃如满月，寒刃闪幻如梦！

吼喝声中，“掘坟客”已长身跃出，方便铲如同狂浪巨涛，夹杂着震耳欲聋的风雷之声直卷南官或。

如此之浑重兵器，竟被他使得极为轻盈灵动！

南官或没有丝毫的犹豫，便猝然斜踏一步，“后羿剑”反削带扫，其快其疾，恍如电闪电石！

剑锋一沾方便铲，便已顺势下划，扎向握铲之手。

“掘坟客”的方便铲暴弹而起，急速飞抡，瞬息之间，呼啸之声更是大作，如滚木落坡，交叠汹涌，密集连串地卷向南官或。

南官或不退反进，人如一缕轻烟般在漫天铲影中穿掠而进，竟然丝毫不为飞舞的寒刃所伤！

只听得“铮铮铮”三声清脆的金铁交击之声后，便见“掘坟客”手中的方便铲突然悠地飞出！

南官或已收剑凝神，而“掘坟客”竟也是站着不动，脸上有了惊讶之色，惊讶慢慢地变成一种惊骇，他的眼中也慢慢地有了一种绝望的色彩。

他的颈部先是有了一圈血印，血印越来越粗，然后，便是鲜血狂涌了！

“掘坟客”砰然倒地。

倒地之后，他的头竟奇迹般地反朝着他的背部！这对于常人来说，根本不可能做到，但对于一个脖子几乎被切断了的人来说，就不难了。

六人已倒下了三个，奇怪的是，剩下的三个人既不惊讶，也不害怕，甚至连愤怒都很少，似乎他们已算准了那三个人是必死无疑一般，并不惋惜。

南官或心中暗暗地思忖：“为什么他们不一涌而上？像死殿这样的邪恶之人，自然是不会因为讲究江湖规矩，要光明磊落才不一涌而上的，那么，他们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
剩下三人中的那个蒙面人默默地一挥手。

这一次，扑向南官或的是两个人。

一个使的是长鞭，另一个使的是软剑。

软剑光华骤起，划空如破帛，速度奇快，空中响起衣袂迎风之声，卷撩向南官或颈部。



同时长鞭如蛇般卷将而出，运至半途，倏而环绕，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已向南官或的腰直卷而来。

“后羿剑”一声轻颤之声响过，已暴射出千百条流曳闪织的光芒，而他的身形已不可思议地曲弹，长鞭从他的腰际扫过，卷破了他的衣衫。

南官或已不容长鞭再回卷，一道银虹划过之处，已有一只头颅高高抛飞！

但长鞭却已被南官或一把抓在手中，然后疾然向后再一拉，那人的无头之躯便向这边倒了过来，直袭向南官或的软剑便插入了这个无头颅的身躯。

而南官或已夺下长鞭，反手急挥，长鞭便已紧紧地绕在那人的脖子上。

这种冰凉而窒息的感觉让那人眼中有了恐惧之色，但这种恐惧转眼间便消失了。

因为，他已死了，死了的人自然不会再感到恐惧了。

南官或左手用力一抖一拉，那人的颈部便已血肉飞溅，连里边白森森的喉骨和青红色的喉管都露了出来。

只留下一个蒙面人了。

但南官或的心中反而更有不安之感，因为他猜不透对手为什么不利用他攻击另外两个人时向他袭击。事实上，南官或挥剑砍杀二人时，他已对蒙面人防着